

陽明先生經濟集目錄

卷四

平宸濠

飛報甯王謀反疏

咨兩廣總制都御史楊共勤國難

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寬恤禁約

調取吉水縣八九等都民兵牌

策應豐城牌

預備水戰牌

牌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告示在城官民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行知縣劉守緒等襲勦墳廠牌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牌

牌行撫州知府陳槐等收復南康九江

擒獲宸濠捷音疏

征濠反間遺事

犒賞福建官軍

請止親征疏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甯府庫藏

委知府伍文定邢珣防守省城牌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前取用錢糧

獻俘揭帖

咨兵部查驗文移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

牌行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慰諭軍民

開報征藩功次贓仗咨

附

與當道書

陽明先生經濟集 卷四 目錄

陽明先生經濟集卷四

施四明先生評輯

邑後學

黃璋稚圭

謹校

朱培行仲皞

飛報甯王謀反疏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勅。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脇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贛州啟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該縣知縣等官顧似等。稟稱本月十四日。甯府稱亂。將孫都御史。許副使。并都司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放。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皆來沮臣。不宜輕進。其時臣尙未信。然逃亂之民。果已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竝進。前來追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

此是天意
然張疑設
計整兵安

行絕無張
皇憂懼之
態非見先
生應變之
畧有素定
於中者不
能

四句已括
平濠大略

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
回區畫。遠近軍民。亦皆遮擁呼號。隨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
人飛報。甯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拿掌印官員。調取兵快。水兌糧船。
盡被驅脇而去。等因。臣奉前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
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爲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旬月之間。必且
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
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調
集兵糧。號召義勇。又約會致仕鄉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評事羅僑等。
與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相機乘間。務爲躡後之圖。共
成犄角之勢。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望天兵
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皇上省愆咎己。命將出師。因難興邦。未必非
此。臣以弱劣多病。屢疏乞休。況此地方之責。本亦非臣之任。今茲扶疾赴閩。
實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具哀懇。齋奏之人。去纔數日。適當君父之

川人處便
見方略

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國難。候區畫稍定。各官略可展布。朝廷命師一臨。亦遂遵照前旨。入閩了事。就彼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於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國之誠。而忘其緩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冒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勇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未伸。今江西閩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其餘若裁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周魯。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驛丞李中。王思等。雖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况亦見在同事。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再照甯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浙。南擾湖湘。窺留都以斷南北。收閩廣以益軍資。若不卽爲控制。急遣重兵。必將噬臍無及。及照撫州知府陳棟。臨江府知府戴德儒。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璉。甯都縣知縣王天與。豐城縣知縣顧似。新淦縣知縣李美。奉新縣知縣劉守緒。

報疏中任
人措餉已
具見條理

泰和縣知縣李楫、南安府同知朱憲、贛州府同知夏克義、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閩省各官，今見在者，乞勅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顧募之兵，無所仰給，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卽遇此變，復欲召募，將倚何資？輒復遵依勅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十餘萬，庶幾軍衆可集。地方有賴，國難可平。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來儀親齋謹題，請旨。

當事者置先生於上游，加以專勅，不限以地，原有深意。故遇難不辭，非先生無此見義必爲之勇，先事預圖，非晉溪無此知人授任之略。故能平南贛，擒逆濠，一舉而兩利焉。今宇內干戈滿地，奚啻逆濠未發之隱謀。任事者，旣無先生經濟之手，而當事者，實無爲地擇人之心。概以規避之法繩庸愚，卽斬盡頭顱，亦何濟天下事。

再報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勅。福州三衛云云。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先於本月十九日。專差舍人來儀奏報外。但叛黨方盛。恐中途爲所攔截。合再具本。專差舍人任光親齎謹題。請旨。

凡遇有事入告。當慮及此。

咨兩廣總制都御史楊共勤國難

節該欽奉勅。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煽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參奏定奪。欽此。欽遵。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啓行。於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知縣顧似等稟稱。本月十四日。甯府將巡撫孫都御史許。副使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競阻本職。不宜輕進。本職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來追。偶遇北風大作。本職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

北風大作
亦是天意
至張疑設

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爲區畫。遠近居民。亦皆遮擁呼號。隨又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甯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等因。本職奉有前旨。欲遂委嶺南道兵備僉事王大用。監統給與各兵行糧。不分兩夜。兼程前來。共勤國難。諒貴院素秉忠孝之節。久負剛大之氣。聞此。必將奮袂而起。秉鉞長驅。當在郭汾陽之先。肯居祖士遠之後哉。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

切照叛逆。天下之大惡。討賊。天下之大義。本院仗順伐逆。鼓率忠義。豪傑四起。發謀協力。叛賊滅亡之期。計日可待。除行吉安等府縣。起調兵快。防守地方外。照得本省。見今巡撫都布按等衙門。俱各缺官。事無統束。擬合通行各府。卽行所屬縣分。并衛所衙門。各起調官軍鄉兵。固守城池。保障地方。仍一面分選兵快。散布關隘。嚴加把截。一面揀募驍勇精兵。大縣約四五千名。小縣約二三千名以上。各備鋒利器械。供給糧草。擇委能幹勇力官員。管領操

一縣募精兵如許亦不易得要
在有司奉行何如耳

練。各項費用。聽在官錢糧動支。隨申本院查考。濱江去處。多備船隻。聽候本院差官齎捧旗牌至日。卽刻依期啓行進攻。仍選慣便人役。多方探聽消息。不時飛報。以憑區畫。此係守土官員切責。而臣子効忠致身。正在今日。各宜奮發義氣。鼓動軍民。共成滅賊之功。以輸報國之念。毋得遲違觀望。失誤軍機。自取罪戾。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爲照前事。係天下非常之變。宗社安危之機。雖今備行江西吉安等府。及湖廣福建廣東等處。調集軍兵。合勢征勦外。但彼聲言欲遂順流東下。竊據南都。看得長江天險。南北之限。留都根本。咽喉所關。雖以朝廷威德。人心効順。逆謀斷無有成。但其譎奸陰圖。已非一日。兼聞潛伏奸細於京城。期爲內應。萬一預備無素。爲彼所掩。震驚遠邇。噬臍何及。爲此合咨貴部。煩爲通行在京。及大小衙門。會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以防不虞之襲。傳檄傍郡。以張必討之威。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爲犄角。

本職亦砥鈍策。驚牽躡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惟高明速圖之。

卽以尋常才識處之。此咨在所必有。第只令固守南京。便是失策。如先生之佈置。斷其兩月成擒。方是不可及。

寬恤禁約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變亂。各府州縣。兵戈騷動。供億勞費。兼值天時亢旱。秋成無望。人民窘迫。言之痛心。中間恐有無賴之徒。乘機竊發。驚擾地方。理合寬恤禁約。但巡撫衙門。見今缺官。本院駐軍境內。不容坐視。合就權宜處置。通行。爲此除一面奏聞。外。仰抄案回府。照依案驗內事理。并行所屬各縣各員。務須軫念地方。痛恤民隱。凡一應不急詞訟工役。俱各停止。其軍前合用兵夫糧草。各官俱要持廉秉公。親自編派。毋得因而科擾。及聽信下人受財作弊。仍嚴加曉諭軍民人等。務要各守本分。安居田里。不許煽惑搬移。妄生事端。大戶毋逼債負。小民毋激仇嫌。鄉落居民。各自會推家道殷實。行止端

莊一人。充爲約長。二人副之。將各人戶編定排甲。自相巡警保守。各勉忠義。共勤國難。敢有抗違生事。驚擾地方者。即便拿解赴官。治以軍法。約長若有乘機侵害衆戶。及受財不舉。許被害之人。告發重治。仍仰各縣將前項寬恤禁約事宜。翻刻告示。發仰鄉村張掛曉諭。俟巡撫官員到日。再行議處。俱毋違錯。

用兵之際。奸民易於煽亂。此示必不可少。

調取吉水縣八九等都民兵牌

訪得吉水縣八九等都民人。王益題、曾思溫、易宏爵、王昭隆等。各戶下人丁。素習武勇。人多尙義。前任知縣周廣。曾經起調征進。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茲逆黨倡亂。民遭荼毒。應合調取。以赴國難。爲此訪差致仕縣丞龍光。齎牌前去吉水縣。着落當該官吏。卽將各戶義兵。照數調集。各備鋒利器械。編成行伍。僉選百長總小甲管領。就仰該縣查支官錢。給與口糧。暫且就屯本縣。操演武藝。聽候本院指日東下。隨軍進勦。照得江西一省人民。久被甯府毒

害。侵肌削骨。破家蕩產。寃困已極。控訴無門。今其惡貫滿盈。天假義兵。爲民除暴。尙聞愚昧之徒。阻避甯府威勢。不敢舉動。殊不知甯府未叛之前。尙爲親王。人不敢犯。今逆謀旣著。卽係反賊。人人得而誅之。復何所憚。爾等義民。正宜感激忠義。振揚威武。爲百姓報讎泄憤。共立不世之勳。以收勤王之績。毋得稽遲觀望。自取軍法重究。差去官員。不許假此擾害。妄生事端。體訪得出。罪不輕貸。

此等武勇之人。亦必要平日訓練始得。如取辦於臨時。適滋擾害耳。

策應豐城牌

據豐城縣知縣顧似。稟稱本縣起調鄉兵。固守城池。惟恐兵力不敷。必須請兵策應。庶保無虞等因。看係地方重務。已經調發龍泉安福永新等縣。并吉安千戶所。機快軍兵。陸續前去策應。照得發去官兵。必須選委謀勇膽畧官員統領。庶幾調度得宜。爲此仰通判楊昉。卽將後開軍兵名數。督同千戶蕭英監統。協同知縣顧似等。計議攻守方略。相度險夷要害。遠斥堠以防奸。勤

訓練以齊衆。探知賊人入境。即便設奇布伏。以逸待勞。擊其不意。務在先發制人。毋令乘間抵隙。軍兵人等。務要嚴爲約束。毋令侵擾。敢有違犯退縮。許以軍法從事。各官尤要同心并力。協和行事。共効忠貞之節。以紓國家之難。如或執拗參錯。觀望逗遛。違犯節制。致有疎虞。軍令具存。決難輕貸。

以豐城要地。故特與策應。兵法所謂交地。吾將謹其守者。此類是也。

預備水戰牌

案照已經行仰起調軍馬。前來策應。日久尙未見到。近據探報。逆黨南下。將攻南都。計此時南都。必已有備。各逆黨進無所獲。必退保九江。如此。則水戰之具爲急。不可不備。爲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卽行選募海滄打手一萬名。動支官庫。不拘何項銀兩。從厚給與衣裝行糧。各備鋒利器械。就仰左布政使席書。兵備僉事。周期雍。統領。星夜前赴軍門。相機前進。并力擒勦。仍行巡撫等衙門。同心協力。後先監督應援。此係叛逆。謀危宗社。天下荼毒所關。呼吸存亡。且暮成敗。間不容髮。非比尋常賊情。不得逗遛觀望。有虧臣節。嗚呼。主

軍法從事
原是先生
勅內事即
行轉許各
官縱成得
功是先生
大據當處

地方鄉紳
賢否平日
不可不周
知否則即
欲行此不
可得

憂臣辱。主辱臣死。凡有血氣。孰無是心。况各官忠義自任。剛大素聞。必將奮臂疾驅。有不容已。兵快及領兵人等。敢有違犯節制。有悞軍機者。仰即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許以軍法從事。無得姑息。

牌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 七月初八日

照得甯府反叛。本院調兵進剿。即日啓行。各府縣掌印正官。既該統兵前進。所據各該府縣城池。雖已行委各佐貳官防守。但艱危之際。事變不測。必須歷練老成之人。相與維持鎮定。庶幾人心不致驚疑。政務有所倚賴。爲此案行吉安府官吏。通行各縣署印官員。徑自以禮敦請老成鄉宦。衆所推服者。一二員。在城。以備緊急。協同行事。該府城池。關係尤重。查得致仕按察使劉遜。素有才望。忠義奮激。就仰該府請至公館。仍仰署印官。待以賓師之禮。託以咨決之事。一應軍機事。宜咨稟計議而行。以安人心。以濟大事。仍行本官。務以國家大難爲心。盡心竭力。共圖殄賊。毋以休致自嫌。諒朝廷報功之典。當亦自不相負。如誤大事。咎亦有歸。通無違錯。

一以繫人心。一以酌事體。舉如許大事。有獨任而能成者乎。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仰一哨統兵官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四百二十一員名。進攻廣潤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布政司屯兵。分兵把守王府南門。仰二哨統兵官贛州府知府邢珣。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一百三十餘員名。進攻順化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鎮守府屯兵。

仰三哨統兵官袁州府知府徐璉。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五百三十員名。進攻惠民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按察司察院屯兵。

仰四哨統兵官臨江府知府戴德儒。卽統部下官軍兵快新喻二縣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名。進攻永和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都察院提學分司屯兵。仰五哨統兵官瑞州府通判胡堯元、童琦。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員名。進攻章江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南昌前衛屯兵。

仰六哨統兵官泰和縣知縣李楫。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四百九十二員

名。夾攻廣潤門。直入王府西門屯兵守把。

仰七哨統兵官新淦縣知縣李美。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二千員名。進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王府東門屯兵守把。

仰中軍營統兵官贛州衛都指揮余恩。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六百七十員名。進攻進賢門。直入都司屯兵。

仰八哨統兵官甯都知縣王天與。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進賢門。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鐘樓下屯兵。

仰九哨統兵官吉安府通判談儲。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五百七十六員名。夾攻德勝門。直入南昌左衛屯兵。

仰十哨統兵官萬安縣知縣王冕。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二百五十七員名。夾攻進賢門。就守把本門。直入陽春書院屯兵。

仰十一哨統兵官吉安府推官王暉。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順化門。直入南新二縣。儒學屯兵。

兵必有正
有輔勢方
不孤必捷
止有定方
於民不擾

仰十二哨統兵官撫州通判鄒琥。知縣傅南喬。卽統部下官兵三千餘員名。夾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隨於城外天甯寺屯兵。

承委官員務要竭忠奮勇。擒勦叛逆。以靖國難。如或退縮觀望。違犯節制。定以軍法論處。軍兵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就仰本官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就於軍前斬首示衆。牌候事完日繳。

其部署嚴肅如亞夫之細柳堅壁。從容整暇如孔明之羽扇綸巾。正兵法所謂以治爲勝。投之所往。天下莫當者。那得不勝。

告示在城官民 七月十八日

照得甯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怒。法所必誅。在城宗支郡王儀賓。皆被逼脇。如鍾甯王無罪削爵。建安王父子俱死。軍民人等。或覆宗滅族。或蕩家傾產。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心。本院仰仗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卽日臨城。亦無非因民之怨。惟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

棄甲投戈。各歸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守。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聞陞賞。其有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即便去惡從善。毋陷族滅。故示。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以安反側
以散黨與
斷不可已

照得甯王悖逆天道。造謀作亂。殺戮大臣。都布按三司官員。各悚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不能自釋。或俛首幽囚。或甘心降伏。貪生畏死。反面事仇。春秋之義。雖嚴於無將之誅。而志圖興復者。尙不忍於峻絕。探得各官見今在城閉門自訟者有之。臨城巡圍者有之。出入府庫運籌畫策者有之。此皆大義未分。孤立無助。揆之法理。固不容誅。推之人情。實爲可憫。卽今本院統集狼達漢土官軍二十餘萬。後先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尙可轉禍爲福。故今特遣牌諭。兵臨之日。仰各開門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告示。給散張掛。撫諭良善百姓。宗支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毋輕出街市。橫遭殺戮。該府把守內臣校尉人等。亦各諭以大義。俾知背逆向順。尙可免死。投甲釋

戈蓬頭面縛。候本院臨審定奪。敢有從惡不悛。執迷不悟。拒敵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改正緣繇。親齋投首。以憑施行。毋得遲違。自取族滅。牌具依准繳來。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七月二十二日

督府示諭省城七門內外軍民雜役人等。除身犯黨逆不赦另議外。其原被甯府迫脇。僞授指揮千百戶校尉護衛。及南昌前衛。一應從亂雜色人役家屬在省城者。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逃竄。有能寄聲父兄弟。改過遷善。擒獲首惡。詣軍門報捷者。一體論功給賞。逃回報首者。免其本罪。仍仰各地方。將前項人役一名名。赴各該管門官處開報。令各親屬一名。每五日一次打卯。其有收藏軍器。許盡數送官。各宜悔禍。毋取流亡。

行知縣劉守緒等襲勦墳廠 七月十二日

爲照本院親督諸軍。刻期於本月二十日進攻南昌府省城。以破逆黨巢穴。探得逆黨先曾伏兵三千於老墳廠。新墳廠。諸處。以爲省城應援。若不先行

密爲撲勦。誠恐攻城之日。或從間道掩襲。我師未免亦爲牽制。爲此牌仰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靖安縣知縣萬士賢。各統精兵三千。密於西山地界約會。刻期分哨。設伏運奇。並力夾勦。各官務要詳察險易。相度機宜。不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有疎失。仍一面差人爪探聲息。飛報軍門。擒斬功次。審驗解院。轉發紀錄。照例具奏陞賞。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者。許照本院欽奉勅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務竭忠貞。以勤國難。苟或觀望逗遛。違誤事機。軍令具存。罪亦難追。

後克復省城。此舉極爲得力。墳廠之兵既敗。則省城自搖動。兵法所謂。三軍可奪氣者。此類是也。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牌

竊照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本院選調吉安贛州臨江袁州等府衛所軍民兵快。委各該文武等官知府伍文定。邢珣等統領。分立哨道。授以方略。令其并力勦賊。互相策應。今訪得各官各持己見。自爲異同。屢有事機可乘。

坐視輒至違錯。本當拏究。治以軍法。但以用人之際。姑且容恕。及照逆賊歸援。聲息已逼。仍恐各官復蹈覆轍。臨期儆事。擬申飭通行。爲此牌仰本官。卽便督率原領軍兵。各於見在駐劄處所。務要遵依方略。與各哨領兵官同心。而行。誓竭并力。進死之志。毋爲觀望苟生之謀。敢有仍前人懷一心。互有異同。以致誤事。定行罪坐所繇。斷依軍法斬首。的不食言。

苟不同心協力。卽主將之方略雖善。未有不敗者。鄱陽之捷。此牌極爲得力。

牌行撫州知府陳槐等收復南康九江 七月二十四日

照得甯王謀反。興兵向闕。南康九江。見被攻破。分留逆黨。據守二府城池。意圖西扼湖兵之應援。南遏我師之追躡。仰賴宗社威靈。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等。分布哨道。邀擊甯賊。務在得獲外。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分兵勦復。爲此牌仰知府陳槐等。各選精兵。身自統領。星夜前去南康九江地方。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平靖反側。仍將地方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

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誘
甯賊。毋令東下。并差人爪探。飛報軍門。各官務要同心併力。協和行事。毋得
人懷一心。彼此參錯。致誤軍機。兵快人等。敢有違犯節制者。仰照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以軍法從事。一應事機。呈稟往復。慮有稽緩。俱聽一面從宜區畫。
一面呈報軍門。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繇申報。以憑
參拏究治。

南康九江。於湖廣爲咽喉。於南京長江爲上游。此兩府旣取。則收復之大
勢定矣。

擒獲宸濠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甯王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外。隨看得甯王虐
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
遠近軍民。劫於甯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
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之士。奏畱監察御史謝源。伍

後則無及

破省城之
得力全在
此

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鼇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忠、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朝廷之深仁，暴甯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甯王聲言先取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爲所襲，乃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甯王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儒、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樹、王天與、王冕各以其兵來赴。十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甯王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誓各軍，申布朝廷之威，再暴甯王之惡，莫不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先是城

兵法所謂
敵人圍閣
必亟入之
蓋乘其間
隙而入則
敵人自靡

逆濠氣已
先奪
即依李士
實之言逆
濠豈能得
志蓋南京
未必能逆
破逆濠方
離安慶恐
賊師已遁

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機械。無不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絙而登。城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首宜春王拱樛。及僞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甯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各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散釋脇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甯王向徃。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回被擄船戶十餘人。報稱甯王。於十六日攻圍安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克。是日有守城萬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甯王聞之大恐。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爲必須徑徃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甯王不應。次日遂解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江西。甯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

下長江矣
賊臣實非
先生對手

不救安慶

而攻取南

昌此狐兔

失其故穴

深賊之就

擒大勢定

矣

兵法云士
輕其將而
有歸志可
譴而取逆
深犯之故
先生迎敵
錄學

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鬪。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懾。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甯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甯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尙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萃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甯王兵力雖強。軍鋒雖銳。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煽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已攜沮。我若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

此者亦不可少

以寡勝衆
全用紀律

兵法云攻
強必養之
使強益之
使讓故屬
北以驕其
志

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合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內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脇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內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甯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儒、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儒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爲。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

九江南康
爲出兵要
道人所共
知而乘間
攻取其間
不意爲妙
此時省城
已爲我所
破九江南
康之賊膽
已寒故賊
之易軍令
必如此方
能成功
兵法所謂
必死則生
也此之謂
將有五危
忿速可侮
寡謀可欺
一寔得犯
擒一寔得
不

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遞散。甯王震懼。乃身自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八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甯王舟。甯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爲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爲火攻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儒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甯王方朝羣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甯王副舟。衆遂奔散。甯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

進退兩無
所據安得
不頭此所
省城而者
謂善人而
致於人也
鄱湖已戰
逆林之鳥
離水之魚
成擒必矣
先全以勝
先取以勝

册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册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等因。節奉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甯王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搖手。莫敢論其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抑。兼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拔樹排關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

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黨與。朋私。驅脇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稱密旨。以脇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懾畏避。皆謂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上天之陰隲。宗社之默祐。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爲之處。見機於未動。而潛爲之制。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爲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勅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詔旨之

見當事者
處齊之妙

固是不敢
居功亦道
其實情耳

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搗窮追。不以非任爲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屢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書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陳槐、曾璵、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暉、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必、萬士賢、馬清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儒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鼇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忠、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爲難得。況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膺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殉國。

乃能若此。伏願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甯王者。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於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王佐親齎謹具題知。

先生之擒逆濠。全在刻期會兵豐城。急攻省城。使逆濠南向之兵。狼顧復回。便已挫其銳氣。是以一鼓成擒。兵法所謂攻其必救。擊其惰歸者是也。後有重上捷音一疏。添入張永、朱泰、張忠、朱暉、魏彬、朱彬、王憲等輩。不特用以息讒避禍也。亦以萬乘親臨。功則歸君。於禮固然。卽聖人處此。亦應如是。

征宸濠反間遺事 附論兵二條

龍光曰。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先生於豐城。聞宸濠之變。時參謀雷濟蕭

用兵之道
莫妙於間
然未易言

也程子曰五間俱起莫謂其紀是謂神紀錯綜五間之參伍以使人莫測之敵驗之敵用能若執一之術以取往故不非聖知先能用聖知極善在於知矣然其用不非仁義又曰不能使不非微使不非得先問得雷濟萬得而後其大智行非也慎之不能也

禹在侍。相與拜天誓死。起兵討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進。痛哭告天。頃之得北風。宸濠追兵將及。先生潛入漁船得脫。恐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倉卒無備。思欲沮之。使遲留半月不出。遠近得以爲計。乃假寫兩廣都御史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御史楊。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咨。俱爲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往江西公幹。的於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草。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悞事。照依軍法。斬首等因。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於兩廣各處。起調兵馬。潛來收濠。使之恐懼遲疑。不敢進也。令濟等密遣乖覺人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濠見牌。果疑懼。十八日。先生回至吉安。又令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入省下。一以動搖省城人心。一以鼓勵吉安効義之士。又令濟等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都御史王。爲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泰邵永。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

軍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路竝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信地。分道竝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略。并心協謀。依期速進。毋得彼先此後。致悞事機。欽此等因。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奉勅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聞甯王反報。當已退回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勅旨。候兩廣兵齊。依期前進外。看得兵部咨到緣繇。係奉朝廷機密勅旨。皆是掩其不備。先發制人之謀。其時必以甯王之兵。尙未舉動。今賊兵已出。約有二三十萬。若此來官兵。不知的實消息。未免有悞事機。以本職計之。若甯王堅守南昌。擁兵不出。京邊官軍遠來。天時地利。兩皆不便。一時恐亦難圖。須是按兵徐行。或分兵先守南都。候甯王已離江西。然後或遮其前。或擊其後。使之首尾不救。破之必矣。今甯王主謀李士實、劉養正等。各有書密寄本職。賊將凌十一、閔念四、亦各密差心腹。前來本職遞狀。皆要反戈。立功報効。可見甯王已是衆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八萬。其先鋒八萬。係遵勅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

見之焉得
不疑

是謂內間

是謂反間

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勅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十一二萬人馬。儘已穀用。但得甯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因而乘機夾攻。爲力甚易。爲此今用手本。備開緣繇。繇前去。煩請查照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須至手本者。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盤纏。以前事機。當作實情。備細密竊說。與令渠潛蹤隱跡。星夜前來南京。淮陽等處。迎接官兵。又令濟等。尋訪素與宸濠交通之人。厚加結納。令渠密去報知甯府。宸濠聞知。大加賞賜。差人四路捕獲。既見手本。愈加疑懼。將差人備細拷問詳悉。當時殺死。并疑李士實。劉養正。不信其謀。先生又假寫回報李士實書。內云。承手教密示。足見老先生精忠報國之本心。始知近日之事。迫於勢不得已。而然。身雖陷於羅網。心罔不在王室也。所諭密謀。非老先生斷不能及此。今又得子吉同心協力。當萬萬無失矣。然機事不密則害成。

是謂死間

是謂因間

務須乘時待機而發乃可。不然恐無益於國。而徒爲老先生與子吉之累。又區區心所不忍也。况今兵勢四路已合。只待此公一出。便可下手。但恐未肯輕出耳。昨凌閔諸將遣人密傳消息。亦皆出於老先生與子吉。開導激發而然。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麓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曲爲之防可也。與劉養正書亦同。兩書既就。遣雷濟設法差遞李士質。龍光設法差遞劉養正。各差遞人。皆被宸濠殺死。宸濠繇是愈疑劉李。劉李亦各自相疑。不肯出身任事。以故上下人心。互生同異。兵勢日衰。又遣素與劉養正交厚指揮高睿。致書養正。又遣雷濟、龍光將養正家屬在吉安者。厚加饋問。陰遣其家人密至養正處。傳遞消息。又遣雷濟、蕭禹引誘內官萬銳等。私寫書信。與內官陳賢、劉吉、喻泳。皆反間之謀。又多寫告示。及招降旗號。開諭逆順禍福。及寫木牌等項。動以千計。分遣雷濟、蕭禹、龍光、王佐等。潛投賊壘。將告示粘貼。及旗號木牌。四路標插。又先張疑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初時宸濠謀定。以六月十七日出兵。徑趨南京。謁陵卽位。遂直犯北京。因得前項諸事懷疑。遂不敢

必有此者
後前之用
間纔有用
否則亦是
虛若

逆濠一出
一返俱在
先生探縱
中知兵貴
先人一著

兵之害莫
甚於猶豫
未有疑而
不敗者

輕出。故於十七等日。先遣兵出攻南康九江。而自留省城。賊兵等候濠不出。久駐江湖之上。師老氣衰。又見四路所貼告示。及插旗號木牌。人人解體。日漸離散。其後濠探知四路無兵。方始出城。我師已整。候其一出。卽統伍知府等官疾趨。攻破省城。度濠顧念根本。勢必歸救。遂預發兵迎擊於鄱陽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黃久庵曰。先生義師既集。猶謂急衝其鋒。攻其有備。皆非計之得也。始示賊以自守不出之形。必俟其出。然後尾而圖之。先搗其巢。彼必回兵來援。我則邀而擊之。此全勝之策也。濠果使人探公未出。先發兵出攻南康九江。自居省城以禦公。七月初二日。濠又使人探公兵果不出。乃留兵守省城。自引兵向安慶。公因其出。遂急促各兵。克復省城。龍光又謂錢德洪曰。昔先生寫楊公火牌等。將發時。雷濟問曰。甯王見此。恐未必信。曰。不信可疑否。對曰。疑則不免。先生笑曰。得渠一疑。吾事濟矣。既而歎曰。宸濠素行無道。殘害百姓。今雖一時從逆者衆。必非本心。徒以威劫利誘。苟一時之合耳。縱使奮兵前去。我以問罪之師。徐躡其後。順逆之勢既判。

先生擒逆
盜盡在此
著

可痛可忿

信如是言

勝負預可知也。但賊兵早越一方。遂破殘一方民命。虎兕出柙。收之遂難。爲今之計。只是遲留宸濠一日不出。則天下實受一日之福。後先生奏捷疏。慮繁文太多。一切反間之計。俱不言及。亦以設謀用詭。非君子得已之事。不欲明言示人。當時若使不行間計。遲留甯王。甯王必卽時擁兵前進。正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兩京各路。何恃爲備。所以破敗甯王。使之坐失事機。全是遲留甯王一着。所以遲留甯王。全是謀行反間一着。今人讀奏冊所報。皆是可書之功。而不知書不能盡者。十倍於奏冊也。事平之後。北軍南來。失其奸謀。痛恨先生。百計羅織。無所泄毒。擠怒門人冀元亨。與濟禹光等。俱欲置之死地。元亨被執。光等四竄逃匿。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直伺官軍離省。方敢出身回家。當時光等粘貼告示。標插旗號木牌。皆是半夜昏黑。衝風冒雨。涉險破浪。出入賊壘。萬死一生。所差行間人役。被宸濠殺者。俱是親信家人。今當事平之後。議者不究始末。將在冊功次。亦盡削去。賞罰若此。倘自今已後。天下再有事變。人皆以光等爲鑑戒矣。

真是匪夷所思

岳家軍亦只是如此

外奪敵心

內壯我氣
一牌之用

大矣

較淮陰之
蹇項手段

更高

勿迷中計
慮如此精
詳

不動心實
未容易必
若看勝算

龍光又曰：先生應變之神，真不可測。時官兵方破省城，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迎擊宸濠，於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既聞省城已破，脇從之衆，俱欲逃竄無路。見水浮木牌，一時爭取，散去不計其數。二十五日，賊勢尙銳，值風不便。我兵少挫，先生急令斬取先郤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炮銃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抵戰。賊兵忽見一大牌，書甯王已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遂大潰。次日賊兵窮迫，宸濠思欲潛逃，見一漁船，隱于蘆葦之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尙未知也。雷濟曰：先生在豐城聞變時，夫人公子在舟，先生呼一小漁船自縛，勅令濟禹持米二斗，鱖魚五寸，與夫人爲別。將發，問濟曰：行備否？對曰：已備。先生笑曰：還少一物。濟禹思之不得，先生命取黃蓋，曰：到地方無此，何以示信。明日，至吉安城下，城門戒嚴，舟不得泊。濟禹張蓋以示，城中遂歡慶曰：王爺爺還矣。乃開門羅拜迎入。濟禹因竊歎先生危迫之時，其暇裕如此。錢德洪曰：昔有人問先生用兵有術否？先生曰：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

預定於胸
中方能若
此否則便
是暴虎馮
河之輩矣

安石折屐
東山便露
出本色故
要平日學
問純篤

讀此方知
用兵之道
非深於學
問者不能
彼爭勝於
白刃之前
者真匹夫
之勇也
斯處卻難

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數。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後與甯王戰於湖上。南風正急。而命某某爲火攻之具。是時前軍正挫。某某對立矚視。三四申告耳如弗聞。此輩皆有大名於時者。平時自謂智術有餘。然臨事忙失若此。智術將安所施。

鄒謙之曰。昔先生與甯王交戰時。尙在中軍講學。諜者走報前軍失利。坐中皆有怖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自若。頃之。諜者走報賊兵大潰。坐中皆有喜色。先生出見諜者。退而就坐。復接緒言。神色亦自若。陳惟濬曰。昔有侍於先生者。自稱可與行師。先生問之。對曰。某能不動心。曰。不動心。可易言耶。對曰。某得制動之方。先生笑曰。此心當對敵時。且要制動。又誰與發謀出慮耶。又問人有不知學問者。儘能履險不懼。是亦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人之性氣。剛者亦能履險不懼。但其心必待強持而後能。卽強持便是本體之蔽。便不能宰割庶事。孟施舍之所謂守氣者也。若人真肯在良知上用功。時時精明。不蔽於欲。自能臨事不動。不動真體。自能應變無方。此

眞實者痛
癢之談

眞學問眞
經濟

曾子之所謂守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者也。

劉邦采曰。昔有人問先生能養得此心不動。卽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蓋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爲謬也。孔子自謂軍旅之事。未之學。此亦不是謙言。但聖人得位行志。自有消變未形之道。不須用此。後世論治於根源上全不講及。每事只在半中截做起。故犯手脚。若在根源上講求。豈有必事殺人而後安得人之理。某自征贛以來。朝廷使我日以殺人爲事。心豈割忍。但事勢至此。譬之旣病之人。且須治其外邪。方可扶回元氣。病後施藥。猶勝立視其死故耳。可惜平生精神。俱用在此沒要緊事上去了。

反間一着。先生平濠之功。繇此成。而謗亦繇此集。從來任事之難。若此。至今日更難言之。恐功未成而身先爲射的矣。故必有眼眶大如天。方可窺豪傑作用。

犒賞福建官軍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周雍呈稱。依奉本院案驗。起取上杭等處軍兵。共五千餘名。分委指揮劉欽。知縣邢暄等。及起取漳州府海滄打手。三千餘名。行委通判李一甯等管領。本道躬親統督。先後啓行前來等因。到院。案照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看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隨卽備咨南京兵部。及巡撫兩廣湖廣等衙門。并福建三司等官。選取驍勇兵快。選委謀勇官員監統。兼程前來。共勤國難。去後。今據前因。看得逆賊已經成擒。餘黨悉漸殄滅。除將各該官兵。先行發回外。竊照福建漳南。相距江西省城。約計程途。有一千七八百里之遙。該道乃能不滿旬月。調集官軍兵快八千員名之衆。首先各省而至。足見本官勇畧多謀。預備有素。忠義之誠。足以感激人心。敏捷之才。足以綜理庶務。故一呼而集。兼程赴難。除另行旌獎外。及照調來官兵。衝冒炎暑。遠赴國難。忠義既有可嘉。勞苦尤爲足憫。合加犒賞。以勵將來。爲此除將支出官銀。差官領齎該道。仰抄案回司。卽將

原調領兵官員。并軍兵鄉夫人等。酌量犒賞。用見本院獎勞之心。以爲將來忠勤之勸。仍仰該道備查各兵。原係操練者。照舊在班操練。以備緊急調用。添募者。着令回還田里。各安生業。務爲良善之民。共享太平之福。毋得分外爲非。致招身家之累。備行巡按衙門知會。

雖未經用。猶加犒賞。則軍士無不悅心。而周期雍之功勞。又且不忘於事後。數年之久。此所以賞罰明信。而人人力於事功也。

請止親征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准兵部咨。該本部等衙門題。內開南京守備參贊官連奏。十分緊急軍情。相應急爲議處。合無請命將官一員。掛平賊將軍印。充總兵官。關領符驗旗牌。挑選各營精銳官軍三千餘名。各給賞賜銀兩布疋。交兌正馱馬匹。關給軍火器械。上緊前去南京。相機戰守。再有的報。就便會合各路人馬征進。再請勅都御史王守仁。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於江西東南要路。住筭把截。相機行事。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參政閔楷。選募

親征之說
當時中貴
忌功者所
倡然無奈
濠已就擒
何也親解
赴闕自有
深意

處州民兵統領。定擬住筭地方。聽調策應。勦捕。再請勅一道。齎付都御史王守仁。不妨提督軍務原任。兼巡撫江西地方。前項所報軍情。如果南京守備。差人體勘。再有的報。聽前項領軍官。出給榜文告示。徧發江西地方。張掛。傳說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者。量其功績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具奏定奪等因。具題。節該奉聖旨。這江西甯王。謀爲不法。事情重大。爾部裡既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不必命將。王守仁暫且准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案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屬者。甯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臣於六月十九日。具本奏聞之後。調集軍兵。擇委官屬。激勵士氣。振揚武勇。七月二十日。先攻省城。墟其巢穴。本月二十四等日。兵至鄱陽湖。與賊連日大戰。至二十六日。宸濠遂已就擒。謀黨李士寶等。賊首凌十一等。俱已擒獲。賊從俱已掃蕩。閩廣赴調兵士。俱已散還。地方驚擾之民。俱已撫帖。臣一念忠憤。誓不與賊俱生。而迂疎薄劣之才。實亦何能辦此。是皆祖宗在

意在止駕
不得不如此
懇切

天之靈。我皇上聖武之懋昭。本兵謀略之素定。官屬協力。士卒用命所致。臣已節次具本奏報外。竊惟宸濠擅作辟威。虐焰已張於遠。睥睨神器。陰謀久蓄於中。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跡。廣置奸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奸黨。期爲博浪荆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闕門。式昭天討。然後付之部下各官押解。誠恐舊所潛布之徒。尙有存者。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且有遺憾。况平賊獻俘。固國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職分。臣謹於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宸濠并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闕外。謹具本題知。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甯府庫藏

照得甯府庫藏。已經本院。督同戴罪三司官員。并各府知府。共同封識完固。合就委官監督看守。爲此仰該司掌印官。定委老成曉事官二員。分領僉定大戶人等。每夜上宿看守東西二庫。仍令兵快把守甯府南東西三門。晝夜巡邏。不許移動一草一瓢。二司掌印官。并該道分巡官。不時巡視闌點。毋得

視常。虛應故事。儻致疎失。責有所歸。

如此謹慎。後尙不免忌者之議。信居官者。凡貨賄所關。不得不慎之又慎也。

委知府伍文定邢珣防守省城牌 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大亂勦平。地方幸已稍靖。但巡撫官員被殺。巡按及三司府州縣衛所等官。俱各戴罪聽參。本院卽今又督官兵押解甯王。并其黨與赴京。省城居民。久遭荼苦。瘡痍未起。驚疑未息。雖經撫諭。誠恐本院去後。或有意外之虞。擬合委官留兵防守。爲此牌仰領兵知府伍文定邢珣等。卽便照依後開班次輪流。各行量帶官兵。晝夜固守城池。保障地方。撫安居民。禁革騷擾。候撫按官員及三司等官到任。事定之日。方許回還。照舊管事。毋得違錯。

計開

一班知府伍文定邢珣。

二班徐璉戴德儒。

三班曾璉。

四班周朝佐林斌。

有欲聯絡
漁兵以殺
賊者殆未
知此弊也

大難既平。他人處此。未免懈弛。先生猶加意防守。所以百無一失。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

九月二十四日

爲照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念八等。俱已擒獲。黨類亦多誅勦。雖有脇從之徒。皆非得已。節該本院備奉欽降黃榜。通行給發曉諭。許其自首。改過自新。安插訖數內。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又該知縣王軾引赴軍門投首。審各執稱被脇。情有可矜。當該本院量行責治。仍發本官帶回安撫外。今訪得前項漁戶。尙有隱匿未報。及已報在官。而乘勢爲非者。况查沿江湖港等處。亦有漁戶。以打漁爲繇。因而劫殺人財。雖嘗緝捕禁約。而官吏因循。禁防廢弛。合就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選委能幹官員。會同安義等縣掌印捕盜等官。拘集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到官。從公查審。要見戶計若干。丁計若干。已報在官若干。未報在官若干。各駕大小漁船若干。原在某處地方打魚生理。著定年貌籍貫。編成牌甲。每十名爲一牌。內僉衆所畏服一名爲小甲。地方多寡。每五牌。或六牌。爲一甲。內僉衆所信服一名爲總甲。責令不時管

束戒諭。仍於原駕船梢。粉飾方尺。官爲開寫姓名年甲籍貫住址。及註定打魚所在。用鐵打字號火烙印記。開造印信手冊在官。每月朔望。各具不致爲非結狀。親自赴縣投遞。用憑稽考點閘。中間如有隱匿不報者。俱許投首免罪。亦就照前行。若有已報在官。仍前乘機爲非。抗頑不行到官。就仰從長計議。應撫應捕。遵照本院欽奉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徑自施行。今後但有上戶官民客商人等被害。就於本處追究。務在得獲。明正典刑。仍卽通行南昌等一十三府。及各州縣。一體查處。編立牌甲。嚴加禁約施行。造冊繳報查考。如或故違。定將首領官吏拏問。決不輕貸。

凡係水道去處。此法俱宜力行。然漁船爲盜。多有勢力憑藉。必地方有司。有料理之才。又有破柱之風力。方能行此。余官漳日久。行之鮮效。殊爲可愧。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前取用錢糧

案照先因甯王變亂。該本部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軍兵追勦。合用糧餉

必如此後
法穩行

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看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又牌行各該官司。卽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本院另有明文。一至啓行去後。今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所據用過糧餉等項。合行查造。爲此仰抄案回司。卽查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掣兵日止。要見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軍前應用若干。有無獲奉批廻在卷。又將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某官處支給官兵口糧等項若干。自某月日期起。至某月日止。各支若干。或係那借。惟復措置之數。務要清查明白。類造文冊。星馳差人送院查考。中間如有官吏人等。通同作弊。重支冒領。或以少作多。侵欺捏報者。就便拏問。照例發遣。毋得違錯。

近日邊鎮諸臣。多以錢糧蒙議。必如此項項清楚。方無尤悔。所以立大功

者。精神無事不綿密。

獻俘揭帖

准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馬監太監張揭帖。開稱。聖駕親率六師。奉天征討。已臨山東南直隸境界。所據前項人犯。宜合比常加謹。防守調攝。待候駕臨江西省下之日。查勘起謀根繇明白。應否起解斬首梟掛等項。就彼處分定奪。若不移文知會。誠恐地方官員。不知事理。不行奏請明旨。那移他處。或擅自起解。致使臨難對證。有誤軍機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云云。本職已將甯王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外。今又准前因。及該差官留本職。并甯王及各黨類回省。爲照前項人犯。先監按察司。責委官員人等。晝夜嚴加關防。有病隨即撥醫調治。數內謀黨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等。已多醫治不痊。俱各身故。隨差官吏伴作人等前去相驗。責付淺殯。撥人看守。其甯王及謀黨劉吉等。俱係惡焰久張之人。設若淹禁。不行解報。縱有官兵加謹防守。恐或扇誘。別生

他奸。今若留回省城。中途疎虞。猶爲可慮。兼且人犯多生瘡痍。沿途亦卽撥醫調治。又有數內鎮國將軍拱械。并世子二哥。各行身故。又經差官相明。買棺裝殮。責仰貴溪縣撥人看守。其餘尙未痊可。若更生往返跋涉。未免各犯性命。愈加狼狽。相繼死故。終無解京人犯。抑恐驚搖遠近。變起不測。本職親解甯王。先已奏聞朝廷。定有起程日期。豈敢久滯因循。不卽解獻。違慢疎虞。罪將焉追。及照庫藏冊籍等項。未准揭帖之先。已會多官封貯。在府待命定奪。况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及戴罪三司官。領兵知府等官。俱各見在封識明白。別無可疑。除將甯王宸濠等。各另差官分押。宮眷婦女。行各將軍府。取有內使管伴。俱照舊親自解京外。所有庫藏等項。奉有明旨。自應查盤起解。就請公同三司。并各府等官。眼同徑自區處。爲此合用揭帖前去。煩請查照施行。

此事極難處。先生此揭。執理極正。措辭極婉。卽有嫉怒者。其如先生何。

咨兵部查驗文移

照得本職已將甯王宸濠并其黨與及宮眷人等照依原擬具奏日期起程親自解赴闕下間。隨據南康府申并江西按察司呈各奉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筭付內開訪得宸濠已該本職擒獲克復省城等語未曾親到江西又無堪信文移止是見人傳說。遽難憑據。况宗藩人衆中間恐有撥置同謀逆黨未盡等因。及節准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馬監太監張揭帖開稱將各犯委的當人員用心防守調攝飲食獻俘闕下會官封記庫藏俱候按臨地方區畫等因。又准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開稱卽查節次共擒斬叛賊級若干內各處原奏報有名若干無名若干有名未獲漏網并自首及所獲馬騾器械等項各若干連獲官軍衛所職役姓名備查明白俱各存留江西省城聽候審驗仍查餘黨有無奔潰及曾否殄滅盡絕緣繇通行開報以憑回報等因。各到職爲照宸濠并其同謀黨與俱已擒獲餘孽亦就誅戮雖有脇從數亦不多皆非得已隨卽遵奉欽降黃榜曉諭俱赴所在官司投首解散其庫藏等項該本職會同多官於未准揭帖之先

眼同封貯在官。聽候命下定奪。官軍兵快擒斬功次。見該原經奏留兩廣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查造奏繳。及照宸濠并各重犯宮眷人等。見解廣信地方。設若往返。恐致疎虞。及違誤本職奏報原擬日期。除照舊督解。前赴闕下獻俘。以昭聖武。及具揭帖。各另回覆外。今照前因。照得本職謬當軍旅重寄。地方安危所關。三軍死生攸係。一應事機。若非奉有御寶勅旨。及兵部印信咨文。安敢輕易憑信。今前項各官文移。既非祖宗舊章成憲。就使果皆出於上意。亦須貴部行有知會公文。萬一奸人假託各官名目。乘間作弊。致有不測變亂。本職雖死。亦何所及。除奉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曾奉朝旨。相應遵奉。其餘悉遵舊章施行外。緣前項各官文移。未委虛的。俱合備行咨報貴部。爲此備抄揭帖。粘連咨請。查驗施行。

前項文移。俱出於忌功之輩。假借上意。故本兵不得而知。所關不小。此咨自不可少。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 九月十二日

照得江西未亂之前。民僞頗滋。吏政多弊。撫治之責。已號煩難。况大亂之後。錢糧有侵剋之費。軍伍有缺乏之虞。奸惡僞興。災旱荐作。法度申明之未至。官吏怠玩之或生。本院討賊平亂。功雖告成。釐革撫綏。力尙未徧。若不條析處分。深爲未便。爲此抑抄案回司。照依案驗內事理。逐一遵照施行。務使事各舉。民沾實惠。毋得虛應故事。取罪不便。

計開

一省城大亂固已勦平。地方守備。難便廢弛。除南新二縣機兵。令分巡該道。分撥守門外。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於所屬鄰近府州。酌量原編機兵多寡。量取湊二千名。各委相應人員。帶領來省操練。以備不虞。仍行南昌道分巡官。較視點閘。其各兵口糧。就令各該縣分。動支預備倉米穀。計日分給。候事完之日停止。

一十四年起運兌准。間有被賊擄掠。其未兌及未到水次。并偏僻去處。

未經賊掠者尙多。誠恐官吏糧里人等。乘機隱匿。捏故侵欺。合先行查。仰布按二司掌印官。卽行各該府州縣將已兌糧數通查。要見見在若干。果被賊擄若干。取具重甘結狀。造冊繳報。以憑議處。其見在糧米。就於所在地方。暫且囤貯看守。如有未兌。捏作已兌。不曾被賊。捏作賊劫者。照例問發充軍。官吏坐擬贓罪。不恕。

一南昌九江南康三府。被賊殘害。尤宜矜恤。仰布按二司掌印官。作急查勘呈來。以憑議處。

一南昌左衛旗軍。多因從逆擒斬。以致缺伍。仰布按二司官。卽便出給告示。許令在逃旗軍。并餘丁投首。照依榜例。免其罪名。着令頂補軍役。漸委官員管領。以備操守。

一建昌安義二縣。賊首雖已擒獲。遺漏餘黨尙多。今既奉有榜例。合與更新。仰布按二司轉行該縣。出給告示。許各自新。痛改前惡。卽爲良民。有司照常撫恤。團保糧里。不得挾私陷害。如有不悛。仍舊爲非者。

擒捕施行。

一甯王庄田基屋湖地。并甯府官員人役。及投入用事從逆等項人犯田產。例應籍沒。合先查理。除將內官黃瑞基屋。改作東湖書院。以便學者講習外。其餘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南昌道分巡官。行委的當官員。逐一清查。如田庄要見坐落地名何處。田畝若干。山場樹木若干。湖地廣闊若干。房屋幾門。今年見在花利。即便收貯所在地方。責人看守。通造手冊繳報。其有原係占奪民間物業。相應給還。及估價發賣仍佃者。俱候查明之日。從容呈議審處。敢有隱匿。及指以原業。捏稱借貸。輒行據占者。先行拏問。不恕。

一省城各衙門。并公廨。有殘圯。應合修理者。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該道官。參酌緩急。行令府縣移拆無用房屋。量加修理。毋得虛費財物。

一省城湖地。仰布按二司行南昌府縣。其城濠行都司。各委人看守。魚

利公同變收入官。以備公用。不許私取。及致人偷盜。

一今年鄉試。因亂廢格。除應否補試。另行議奏外。其未亂之前。已經舉行。未畢事件。合先查究。仰布政司。將原發修理貢院席舍。并發買物料等項。銀兩若干。委何人管。卽今已修完。并買到物料若干。見存銀兩若干。查明造報。毋得因循。致令吏胥乘機隱匿作弊。其已買物料。有不堪貯者。姑令變價還官。以俟再買。以後未舉事件。有應合預處者。會同按察司。并該道官。一面議處施行。按察司仍行提學官。轉行所屬。知悉。

大亂平定之後。尋常處此。惟知有飲食晏樂而已。觀先生釐革撫綏條件。真是事無巨細。精神無不周到。區畫無不中窾。正朱夫子所謂處事精詳者。可以見先生大學問。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

十月初九日

照得當職先因患病。具本乞休閒。奉勅扶病。前往福建公幹。六月十五日。行

至江西豐城地方。適遇甯王興兵作亂。看係君父大難。義不忍去。復回吉安。府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調兵夫。招集義勇。扶病親行統領。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本月二十四五六等日。於鄱陽湖連日大戰。擒獲甯王宸濠。及逆黨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賊首吳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吳國七。閔念八等。先後具本奏報外。隨聞大駕南征。禮當解赴軍門。又因宸濠連日不食。慮恐物故。無以獻俘奏凱。彰朝廷討賊之義。兼之合省內外。人情洶洶。或生他變。當具本題知。於九月十一日。啟行。將宸濠及逆黨宮眷。解赴軍門。當職力疾。沿途醫藥。親行押解。行至廣信地方。又奉欽差總督軍務鈞帖。備仰照依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等衙門。欽遵施行等因。遵依通行間。續准欽差提督軍務御馬太監張照會。及准欽差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各遣官邀回本職。并將所解宸濠等逆犯。回省聽候會審。本職看得既奉總督軍門鈞帖。自合解赴。面受節制。若復退還省城。坐待駕臨。恐涉遲慢。且誤奏過程期。又復扶病。日夜前進。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前病

此若非有
大識見者
不能

愈加沈重。不能支持。請醫調治間。適遇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奉命前來江西。體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當准鈞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奉軍門定奪等因。爲照本職先因父老祖喪。累疏乞休。未蒙俞允。隨扶病赴閩。意圖了事。卽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甯王反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閩省撫巡地方等官。無一人見在。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爲牽制攻討之圖。候命帥旣至。地方稍靖。卽從初心。死無所避。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得少伸烏鳥之私等情。具奏外。今照前事。本職自度病勢日重。猝未易愈。前進旣有不能。退回愈有不可。若再遲延。必成兩誤。除本職暫留當地。請醫調治。俟稍痊可。一面仍回省城。或仍前進。沿途迎駕。一面具本乞恩養。另行外。所據原解逆犯。合就查明交劑。帶回省城。聽候駕臨審處通行。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官吏。備呈欽差提督

軍務贊畫機密軍務御馬監太監張。煩請會同監軍御史。公同當省都布按三司等官。將是解逆首宸濠。及逆黨劉吉等各犯。并宮眷馬匹等項。逐一交查明白。仍請徑自另委相應官員兵快。管押帶回省城。從宜審處。轉解施行。仍備呈兵部查照知會。抄案依准。并行過日期。先行呈報。

逆濠雖擒。而在內多其黨與。故武宗親征之說。皆奸人爲之。一以爲逆濠之地。一以忌陽明之功也。然先生卽依奉之。而但以逆濠。及一千叛黨交割張璠。而身自養病。待命於浙。真得巽以行權之妙。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慰諭軍民

照得先因甯王謀反。請兵征勦。續該本院親督各哨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在鄱陽湖連日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遂將甯王俘執。及其謀黨李士實等。賊首凌十一等。俱已前後擒獲。餘黨蕩平。地方稍靖。已於本月三十日。具本奏捷訖。近因傳報京軍復來。愚民妄相驚恐逃竄。徃徃溺水自縊。本院親行撫諭。尙未能息。殊不知朝廷出兵。專爲誅賊救民。統兵將帥。

人之畏兵
若此慎毋
輕言調兵

皆係素有威望老臣宿將。紀律嚴明。遠近素所稱服。縱使復來。亦必自無擾害。況今甯賊已擒。地方已靖。京軍豈有無事遠涉之理。愚民無知。轉相驚惑。深爲可憫。誠恐沿途一帶居民。亦多聽信傳聞不實之言。而北來京軍。尙未知甯王已擒。合行差官。沿途曉諭軍民。及一面迎候北來官兵。預請就彼回轉。除將甯王及逆黨。與本院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解赴京師外。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照牌事理。卽行備出告示。曉諭遠近鄉村軍民人等。使知甯賊已擒。京軍已轉。免致驚疑。釀成他變。差去官員。仍仰程程護送。同與迎候京軍。堅請就彼回轉。以免沿途百姓供給之苦。仍諭以本院押解賊犯。量帶官兵。皆自備行糧廩給。沿途經過有司等衙門。止備人夫。率拽船隻。及畧供柴草。給付各兵燒用。其他一無所擾。不得因此科害里甲軍民。差去官員。晝夜前進。毋得在途遲滯。

官軍之來。搖動人心。不減於逆濠之亂。此諭必不可少。

開報征藩功次賊仗咨

近日報功
之文一味
鋪張揚厲
不曰奇捷
即曰異益
俱是功名
心急也讀
之不覺惶
惶只如此
據事分項
直書絕無
矜功化善
之跡便見
滾傑作用

准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咨內開
煩爲查照將征勦防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別明白造冊咨送以憑
查議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叛重情事。本職奉命前往福建公幹。中途
遭遇甯府反叛。謀危宗祀。係國家大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卽保吉安。隨具
本奏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調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適遇巡按兩廣御
史謝源。伍希儒。回京復命。又行具本奏留軍前。協謀行事。各哨官兵俱聽監
督。獲有功次。俱憑本職送發各官審驗紀錄。去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
俘執宸濠。并其黨與劇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咨。開稱前事云云。照得江
西逆賊。旣已擒獲。逆黨已經剪平。所獲功次。合行紀驗。除原差科道官前來
外。煩將征勦逆賊官軍民兵。召募義勇。及鄉官人等。所獲功次。分別奇功頭
功次。造冊覆驗等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查照施行。去後。今准前因。看
得征勦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道。設伏運謀。以攻城破敵爲重。擒斬賊徒爲
輕。且攻城破敵。雖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併力。緣任非一人。事非一日。

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分別等第。其擒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夫。難以加於各官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發御史謝源、伍希儒、審驗明白。從實直紀。緣各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但照本職欽奉勅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錄。難以分別奇功頭功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冊內。開寫某人擒斬某賊首。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冊。中間等第。亦自可見。除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徑繳外。所據擒獲功次總數。及官軍兵快報効人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行。

計開

一 提督領兵官一員。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

一 協謀討賊審驗功次官二員。欽差巡按南贛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 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璉。臨

江府知府戴德儒。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撫州府知府陳槐。建昌府知府曾

璵。饒州府知府林珣。廣信府知府周朝佐。瑞州府通判胡堯

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樹。臨江府新淦縣知縣李美。吉安府萬

安縣知縣王冕。南康府安義縣知縣王軾。瑞州府通判童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吉安府推官王暉。南昌府進賢縣知縣劉源

清。南昌府奉新縣知縣劉守緒。南昌府推官徐文英。撫州府

臨川縣知縣傅南喬。

一隨哨官四十六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通判楊昉。吉安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麻璽。贛州府同

知夏克義。贛州衛指揮僉事孟俊。永新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

高睿。南昌府通判陳旦。南昌府豐城縣知縣顧似。袁州府推

官陳輅。南昌府甯州知州汪憲。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瑞

州府上高縣知縣張淮。瑞州府高安縣知縣應恩。吉安府永新

縣知縣柯相。南康府建昌縣知縣方澤。南昌府靖安縣知縣萬

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鉛山縣知縣杜民表。廣信府永豐縣知縣譚縉。瑞州府

同知楊臣。瑞州府新昌縣知縣王廷。饒州府安仁縣知縣楊林。廣信府通判俞良貴。廣信府通判安節。廣信府推官嚴鎧。臨江府同知奚鉞。臨江府通判張郁。廣信府同知桂鏊。瑞州府推官金鼎。贛州府贛縣知縣宋瑤。贛州衛正千戶劉鏜。贛州衛正千戶楊基。廣信守禦千戶所千戶秦遜。永新縣儒學訓導艾珪。瑞州府高安縣縣丞盧孔光。饒州府餘干縣縣丞梅霖。南昌府靖安縣縣丞彭齡。吉安府萬安縣縣丞李通。南昌府武甯縣縣丞張翱。贛州府興國縣主簿于旺。瑞州府高安縣主簿胡鑑。饒州府餘干縣龍津驛驛丞孫天裕。南昌府南昌縣市汊驛驛丞陳文瑞。吉安府吉水縣致仕縣丞龍光。贛州府贛縣聽選官雷濟。南昌府豐城縣省祭官文棟材。贛州府贛縣義官蕭庚。南康府上猶縣義官伊志爵。

一 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丁憂御史張鼇山。養病郎中曾直。養病評事羅僑。調用僉事劉藍。致仕按察使劉遜。致仕參政黃繡。閒住知府劉昭。依親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參謀驛丞李中。

一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九江府知府汪穎。九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九江府彭澤縣知縣潘琨。九江府湖口縣知縣章元梅。南康府知府陳霖。南康府同知張祿。南康府通判蔡讓。南康府通判俞椿。南康府推官王詡。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祿。南康府星子縣典史葉昌。南昌府知府鄭瓛。南昌府同知何繼周。南昌府通判張元澄。南昌府南昌縣知縣陳大道。南昌府新建縣知縣鄭公奇。

一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外。臨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

十三員名。

一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宮人賊屬。奪回被脇被擄。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千伍百九十六名顆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首賊一百零四名。從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內審放一千一百九十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宮人四十三名。賊屬男婦二百三十八名口。

奪回被脇被擄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員名口。

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奪獲誥命符驗，并各衙門印信關防。金銀首飾職仗等物。

誥命一道。符驗一道。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金并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

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五分八釐五毫。

賊仗一千八百九十件。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三十頭。馬一百零九匹。驢騾一十三頭。鹿三隻。

一追獲金璽二顆。金册二副。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三隻。

一陣亡兵六百十八名。

輿當道書

江省之變。大畧具奏內。此人逆謀。已非一日。久而未發。蓋其心懷兩圖。是以遲疑未決。抑亦慮生之躡其後也。近聞生將赴閩。必經其地。已視生爲几上肉矣。賴朝廷之威靈。諸老先生之德庇。竟獲脫身虎口。所恨兵力寡弱。不能有爲爾。南贛舊嘗屯兵四千。朝有警而夕可發。近爲戶部。必欲奏革商稅。糧餉無所取給。故遂放散。未三月。而有此變。復欲召集。非數月不能。亦且空然無資矣。世事之相撓迫。每每如此。亦何望乎。今亦一面號召忠義。取調各縣機快。且先遣疲弱之卒。張布聲勢於豐城諸處。牽躡其後。天奪其魄。彼果遲

疑而未進。若再留半月。南都必已有備。彼一離巢穴。生將奮搗其虛。使之進不得前。退無所據。勤王之師。又四面漸集。必成擒矣。此生憶料若此。竊望諸老先生。急賜議處。速遣能將。將重兵。聲罪而南。以絕其北窺之望。飛召各省。急興勤王之師。此人兇殘忌刻。世所未有。使其得志。天下無遺類矣。諒在廟堂。必有成算。區區愚誠。亦不敢不竭盡。生病疲廹。僅存餘息。近者入閩。已具本乞休。必不得已。且容歸省。不意忽遭此變。本非生之責任。但閩省無一官見在。人情渙散。洶洶震搖。使無一人牽制其間。彼得安意順流而下。萬一南都無備。將必失守。彼又分兵四掠。十三郡之民。素劫於積威。必向風而靡。如此則湖湘閩浙。皆不能保。及事聞朝廷。大兵南下。彼之奸計漸成。破之難矣。以是遂忍死。暫留於此。徒以空言收拾散亡。感激忠義。日望命帥之來。生得以與疾還越。死且瞑目。伏惟諸老先生。鑒其血誠。必賜保全。勿遂竭其力所不能。窮其智所不及。以爲出身任事者之戒。幸甚幸甚。

陽明先生經濟集卷四終

82

101032

(7)

21